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

卷之三

陳氏厚施亦之
將為陳氏是重
已虛之是輕觀
其敢無字以譖
德義利云云竟
雖為公通足使
其輕財結義之
計工于謀國者
當不出此

甘人夫襄與晉
長子使唐伯周大夫如晉晉使趙成越武之子來致閭田閭春秋棠谷注閭屬晉與甘相近之邑

大寧關曰晉樂內將趙率陰戎禪戎傳楊全山由刀矛頭領邑有王使唐伯諭于晉曰我自是以后授魏駕上將軍之印

通封之有文武成康
而尚岐異吾西土

而加之以火共自燃火其自燃之氣也則謂之天子
之氣也

子反頤學王，不使賓會。周大執曰：大夫見人說于晉國，晉國而後歸。

已十有三年，而子高之子子房生矣。子房，高之子也。子房生，高大多忌，子房尤甚。高大既忌，子房又不喜，故名曰子房。

高麗將政東龍亦告就氏無字後甲以就氏爲國號又子叔就授甲矣遂改宗焉大高麗曰先導公東龍馬生遂伐河

晏嬰始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父靈姑延齊侯戰于稷齊有樂焉可改又改者

莊城內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南水經高溫界縣陳絕分其室晏晏頭號陳子公嚴德之主也義理之本也謹削生尊西

使無益乎無害盡致諸齊侯而請老子焉若故亦本所書于初晏嬰如晉平吉將問曰齊其何如嬰曰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之區

金鑄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至釜區四升而登也。釜十則鑄六升而登也。陳氏三言皆古之登。馬丘西金加鑄乃大矣。陳氏

十畧為國之量，三量為國之衡。大以家量貨，而以公量罰收之，故曰貴賤。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欲無損民營焉。辟之至是無所不極也。

字子公。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心穆孟姬。晏公為之請高唐故城，而易之。今山東濟南陳氏。

始大

子平
十有四年楚子虔師滅侯叔段之子申。楚師滅侯，祭世子有以歸用之。楚子在申，召蔡侯祭侯，將往祭大夫。曰：「楚食貪而無信。」

惟慕于酒今醉重而言甘諭我也不如無往暮候不可楚子伏甲而參蔡侯于醉而殺之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圍蔡晉執

曰：楚王之子，得病，求医于越。越之大夫申叔敖告之曰：「疾不可医。」王曰：「不可，奈何？」对曰：「君病膏肓，已至骨髓，移之于他，不亦难乎？置之于死地，必无生矣。」王曰：「此何故？」对曰：「凡人患疾，当从其表，而除其里。今王之病，从毫毛起，入腠理，深入骨髓，此皆已无能为者矣。」王曰：「此何以知之？」对曰：「臣闻之也。疾者，从腠理而入，其在皮肉之间，可及也；在肉理之间，可除也；在骨髓之间，不可及也。故曰：「疾不可医。」

于屢愁也。聞以謀殺秦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菑于楚，楚弟許遂減刑用隱太子于閭山。左隱聞，申無宇曰：「不祥。五姓半巫，不

相為用況用諸侯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貢。晉侯二集。一在南陽。一在新鄭。是爲西不使。景侯為蔡公問。申無宇曰：昔舜往

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即鄭子革以子孔之難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左傳注謂伯也據大夫宋蕭亮實殺子游齊渠邱即鄭實殺無知衛浦戚實出獻公事俱見前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

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佐葬遠後事具後

辛未十有五年原伯綏奔郊廟之甘人弑甘公過原伯綏虛原輿人衆人逐綏立公子蹠綏之父奔郊甘公過即悼欲去成景之族

甘成公弟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鮒平公

魯公子慙奔齊季孫意如子字平子之不禮于南蒯季氏兄弟子蒯謂公子慙子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懲許之告魯侯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魯侯如晉南蒯懷不克以費季氏邑今山東沂州府叛如

齊懼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蒯將適齊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

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奔齊侍飲于齊侯齊侯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子韓督曰齊大家臣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範國致之

壬申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處于乾谿在今江南湖公子棄疾殺作公羊公子比楚師伐徐以擅吳楚子次于乾谿為

之援時蔡公棄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是共叔申也起從在靈王二十一年在蔡事朝吳聲子之子會逢氏之族室楚子殺送掩而取其及

遠居楚之族許圉許而大夫遠秦消消任楚滅其父元焉蔓成然子字子旃晉侯曾孫亦為楚子全之

書過戰正義曰徇之作亂從乃召公子比前奔晉公子黑肱即子晉襲蔡見蔡公晉而盟之蔓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

復蔡子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善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為黑肱為令尹

棄疾為司馬使禦從從師于乾谿令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乎遂沿夏在豫州將欲入鄖即鄖都今襄陽芋尹申無宇之子亥求得之史記靈王獨傍檳榔山中野人以歸尋縊于申亥氏觀從

復蔡子是爲公孫是為楚平子傳楚共五子霸子五人無立子以望見于羣望曰請神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望而拜者神

即位名曰熊居所立也既與己妣密埋堂于太室之庭使五人而入拜康王聘之靈王附加焉子子皆達之平王猶抱而

音壓細笄于訾訾楚地在今汝南平陽州曰訾教殺因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蔓成然在令尹初楚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詣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昇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圍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獻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簡公荀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有平邱故城同明晉侯不與盟

晉成虎祁公篤虎都之宮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事在王十一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載心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以

此再令諸侯意
將後繼者
向君以威力
遇君兵不如
伏義兵之用
是以諸侯聞而
言亦委曲謂取
向為賢太師

不示威乃並徵會連合諸侯于平邱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信君首信諸侯不貳何患
馬告之以文辭重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鋒行遲遠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聽命
肸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乃治兵建而不旆既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儻卒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
尊貴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伯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增弟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都吉之禮_{荀偃孫岱}在王十二年春_{荀偃孫岱}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叔從_{季孫意}私于荀吳曰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
何瘳于晉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蔡侯廬_{廬太子之子}歸于秦陳侯吳_{是為惠公之子}歸于陳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
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國中

甲戌十有八年吳子夷末_{史記作夷昧}卒夷末之初立侯屈狐庸_{申公巫臣子}留吳為行人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_{季札封延陵}來_{故曰延陵季}孫_孫聘晉吳尚未滅州來曰延州來者僕人_{見記之辭}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_{時吳亦}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其武子楚也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_{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我鮮虞所}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_{今正定府藁城縣有晉陽城}滅肥_{肥水今藁城縣西南有肥水}綿今正定府晉州春秋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_{時吳亦}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其武子楚也

丙子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周官分職錄事
正名居周官
通商可徵固未
當有紀瑞之章
也左氏傳於此
此可見一斑況
而師之如武豐
守之環而暫之
及泉吳公子光_{諸侯子}即聞聞使長鬪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
宣靈名侯溫子
古笑稱彼不能

子產拒晉之說
請聽國正論
或仁不遠
亦復不足
十古信耶之說
禹治湯草何嘗
不鑄幣利景
王之鑄大錢非
為救災備急足
以有民失其資
之病觀子繩繩
無財益信也
多鑄錢法也

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 二十二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爾雅大辰居西而漢左傳注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魯申須魯大曰彗以除舊布新今除子火大辰為火之次火出火尚伏當必布馬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大夫曰若火大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融之虛皆大火也衛猶項之虛為大火水火大之壯也房火之舍者星晉室晉室火也壯也水是火故丁為正火至是夏五月火正心始晉見趙七日壬午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使主招子周廟使府人舉人各微某事司馬司馬昭烈居火道行火所過城下之人倒斂營城明日晉焚宮而寔其征與之材三日癸未不布使行人告于諸侯宋魯皆如是惟唐不設火初鄭禪黨鄭大言于公孫彊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城用璫罕玉瑣礮火鄭此不大備弟與既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備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是亦多言者謂多言者于我乃止時門鄭南城門洧澗水經注洧水越鄭城又東為洧澗水

鑄大錢晉昭襄公語注大錢者大子善其質重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王將鑄大錢單子穆公名張單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主而行重曰子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子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令王廢輕而作重失其資能無匱乎若擅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難民也王其國之弟聽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 許男瘞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殺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哭泣歌訃嗚咽胡氏安國曰君有疾欲葬臣先嘗之蓋吉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樂不盡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見已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晉侯晉侯與之乘車兩馬得其時達累而行吾聞之良有深義若虛君子盛德答貌若愚孔子子游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吾見老子之猶猶不驚不懼子所聞于花似亦如是所考明堂之則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善蒙通于其所以安存而急忘于所以危亡是無異于鄙人也察晉朝之慶家語孔子入后殿之廟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級其口而鉛記實夫大樂記夫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于是反乎晉弟子稍益進焉

葬當因公羊作論止之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举公羊及子尚伍員亦曰伍子奔吳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勦王取之諸大堵城父烈子漢高祖故邑在河南汝州寶豐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遠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失其財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遺令去太子奔宋無極曰是宗廟之數而欲反其盡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如其然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韓設諸史記

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遠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失其財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遺令去太子奔宋無極曰是宗廟之數而欲反其盡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如其然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韓設諸史記

論語
邑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繁，衛靈公母兄以是事見前。衛公孟繁，狎齊豹，衛大夫惡子奪之司寇，與鄭衛見前。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

在平壽。下繁有事于蓋獲，衛郎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繁出齊氏擊殺之，衛侯聞亂，遂如死焉。衛郎之宰，其宰不知殺之喜悅之子，誣貞子。攻齊氏滅之，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子，執為駁乘，將作亂，謂之曰：勿與乘焉，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行乎吾子乎？吾將死之，以周猶然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聞，張叔夜也。所以爲盜孟繁者，以其爲盜孟繁，故亦自謂曰琴張。

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繁之賊，所以見曉者，由宗魯女何而焉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疾，不以回售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晉問禮。

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

齊侯問秦穆公，聞小處，學其志，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

公孫僑有疾，謂游吉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烈民望而畏之，故

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亂之，則多死焉。故寢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辰二十有四年，鑄無射左傳疏。

中無射之音，故以律名鐘。名其聲于律，招國語注大林與射之覆也。作無射，子捷公曰：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

章招國語注大林與射之覆也。作無射，子捷公曰：王將鑄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鐘也。

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

凡有莊聲，以爲鈞音之法，以木最重，不過石百斤，今作鐘，不度石之數，無益于樂，而鮮民則將焉用之。王

弟聽問之，伶州鳩。

伶州鳩名也。公孫僑與樂官也。對曰：吾聞政象樂，樂從和入，音和從平。不踰矩，大陵不客于耳。陵之細聲抑而不聞。

非和也。聽聲越言，遠林所之微細，遠遠。

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宮屬馬之所司也。亦不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已辛二十有五年，宋華亥奔楚。合九弟，王九年，台向甯子，向成，華定，華叔，叔奔楚。宋公元公子惡，華向，向華氏，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乃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子寅，公子朱，遂殺宋公，取太子。

公子固，公孫捷，公孫丁，公樂及公母弟及姐，以為質。不公亦質。華向之子，字亥，無惑，甯子，字子，繼定，子，敗與華氏。既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甯將殺太子，華亥曰：丁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華桓歸太子及二公子。華亥向甯。

華定奔陳。

事在王十三年。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遂為大司馬。華費遂曰：敢不聽命！及華向奔，費遂子，字子，名禽，號多僚，却費遂而召亡人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以南里宋里叛華登。

之子，字子，先以吳師殺之，齊烏枝鳴，齊大夫及宋廚人濮，名濮，字子，大敗吳師于鴻口。左傳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遂敗華氏。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之，新里。

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書言朝胡曹。大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與華氏戰，大敗

之，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事在王十四年。至是楚遣趙以師逆華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戍，請出華氏以爲楚功。宋人從之，華亥向甯。

王崩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光卒

在王十次子猛及母弟句無龍庶子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

五年王穆子朝之傳賓起通都見指

難自斷其尾燭之侍者曰憚其攝也遂歸告王曰難憚其攝信當矣人情實難已攝何害王弗

至是王田北山

即北邙山

亦曰知

應人嫌子猛難去聲曰寵而他入易發禍難也已攝子朝言寵異在己自無害也

至是王田北山

在河南府洛陽

北

有心疾奔于榮鑄氏

河南府鞏縣有榮鑄氏

周榮公食邑

劉子

時劉叔公享平單穆公

卷亦曰劉卷

是為文公

單子

子劉金亦曰

劉卷是為文公

子朝

卷

之臣

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與靈景之族之子孫

王子

景王作亂逐劉子

劉子

劉子奔揚

春秋襄公二年

晉籍談荀

躡荀盈之子

子帥九州之戎

即陸淳哉州鄉

之屬也

五州為鄉及集環溫

原之師納王猛于王城

王子還之晝夜取王猛以如莊宮

單子

出奔于平時左傳注

羣王

子追之單子殺王猛還及始發弱毅延定稠入子晝靈景之子

朝奔京劉子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猛居于皇

令河南府鞏縣

西

晉籍談荀

躡荀盈之子

子帥九州之戎

即陸淳哉州鄉

之屬也

五州為鄉及集環溫

王猛卒

左傳注未即

位故不言崩母弟句無立

是為

王猛雖立未及即位故不成喪

後追謚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元年王居狄泉

前

尹氏立王子朝

地

震王子

齊以王如劉王子朝

入王城

是秋地震南宮極

震為屋所

長弘私謂劉子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前見今西王

王子朝在

王城故曰

西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

東東王必大克

癸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彌半

文伯句之淮

問王室之故彌半

立于乾祭

王城北門而問于介大也

大也

眾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諸侯之師

將楚必

大奔吳子從之

敗頓胡沈

陳許之師于難父

今江南屬陽州壽州有

子難父之從弟告公

至是楚子為舟師

以略吳疆及

圍陽左傳注

而還吳人踵楚遠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沈尹戌

楚公子員封于沈

歲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

也

子員

陳州

曰王一動而亡

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來

獲反而城之楚遠趙以諸侯之師救之吳用公子光謀

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大奔吳子從之

敗頓胡沈

陳許之師于難父

明晉侯宋樂大心魯故謂衛北宮喜鄭唐曹人邾人

邾人小邾人會于黃父謂王室也

朝曲故微會諸侯期以明年

趙毅令諸侯之大夫輸玉粟具馬人曰明年將納王

趙毅武之孫謹簡子樂大心樂喜樂孫魯叔

黃父注見前

中甲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

魯侯欲去季氏

子孫意如以季叔之謂殺申夜姑季公者為之請不得因謂于公

沈尹戌公鳥家臣公若亦曰公亥公以告臧孫臧伯名賜

臧伯名賜

子孫意如以季叔之從弟告公

季叔意如畜叔公

子孫意如畜叔公

子孫意如畜叔公

子孫意如畜叔公

子孫意如畜叔公

子孫意如畜叔公

子孫意如畜叔公

子孫意如畜叔公

沈尹戌

楚公子員封于沈

歲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

也

子員

陳州

曰王一動而亡

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受其名不可為也矣。君無多辱焉。雖娶繫之于家，駢駢如牛馬也。季氏告于家，駢駢如牛馬也。而棄焉。季氏得民求之，魯侯不從。遂伐季氏。殺季

堅曰：「公之子，于門意如請待于沂上。」阜縣入于泗。今日西沂河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日，入懸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駢疾以其康救季氏。孟懿從之。殺郈孫伐公徒。魯侯與臧孫賜如墓謀。遂奔齊。臧孫曰：「吾豈不知孔子非不如孔子乎？志在見用耳。」

齊侯唁于野井。今山東濟南府齊取鄆。魯有二鄆。此為西鄆。在曹州府鄆城。河縣有野井亭。縣其東。在沂州府沂水縣。與莒近。以居之。先是有鶴鵠巢于魯師已。魯大夫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田鶴之鳴。」之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鶴鵠跡。公在乾侯微寢。與鶴鵠之巢遠哉。遙遙禦父。妻死而肉骨也。叔孫從公于齊。與公于鄆。而歸公。使葬于其處。宗所死。遂卒。叔孫然誠。鶴子鵠之底。子鶴鵠也。今兗州府汶上縣。南臨湖中有鶴亭。

孔子適齊。孔子以魯亂適齊。文記為高昭子。高昭子名敬仲之子。齊侯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及平魯。

乙酉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法。召當言。召氏。召曰：「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先是年三。尹氏涉于翬。由翬涉洛。楚東晉。今河南府。書。召。及是翬子如晉。告急。晉知樂。即聘。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嗣塞。即伊闢。亦曰龍門。山王師起于滑。今河南府偃師。老二叔殺三士。之謂則更以小嫌而肆其陰險。」

孔孔子適齊。孔子以魯亂適齊。文記為高昭子。家臣通于景。齊侯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十五年。楚亂王人殺王子朝于楚。丙午五年。吳殺真君僚。吳子因楚喪立。是為楚昭王。使公子掩餘燭。夷光。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子光告歸。設諸侯。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贊。及歸。設諸侯。諸侯。謂曰：「王可弑也。」光乃伏甲于城室。而享。吳子光偽足疾。入于城室。歸。設諸侯。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翬子。盟王。入于成周。丁未。周下都在王城之東。殺王。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成之而還。楚歸京師。京師。殺之。并殺召伯。及原伯。晉之子。于曾而死。夷光。遂自立。是為閼閻。以聘。季札至。曰：「苟光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遂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廟。并錄吾。

晉士鞅。宋樂祁。樂喜。孫樂衡。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魯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而為之辭。魯侯遂不得復光。以銘。始。樂祁。樂衡。樂言于齊侯。乃止。是冬。晉籍秦。奏諸侯之成于成周。

楚殺費無極。初無極以讒去。蔡朝吳。吳夜。葬。葬極。欲以之謂。蔡人曰：「惟信。吳故處之。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第。國。」

十八年。出。蔡侯朱。即平公。無恤。取貨于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楚王。靖。立東國。若不先從。逐太子建。殺連尹。奢。俱在前。國人惡之。既又與駕將師。比譖。郤寃。字子。子。今尹。襄。友。子。子。襄。之。惡。之。恐。我。與。人。無。以。制。之。無。極。謂。令。尹。好。甲。兵。貳。五。甲。五。兵。算。諸。門。令。尹。必。觀。從。以。之。及。贊。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國。人。莫。不。諱。令。尹。沈。尹。成。言。于。襄。瓦。曰。無。極。殺。不。當。而。與。孔子。交。善。而。尼。縣。之。阻。抵。而。所。精。偏。微。彼。非。如。孔。子。」

季以興大誇樂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場日蹙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襄反乃殺無極與鄭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祁之孫也牛之子及楊食我食己子楊為楊氏子羊舌肸肸子肸晉祁勝與鄖彊勝與強音通祁盈執之勝裕荀躡言之

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子之臣殺勝與彊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祁氏之田羊舌氏之田

五年吳滅徐徐子章羽俱作焉左傳公羊左傳公羊奔楚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水以灌之于是滅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笑而

送之遂奔楚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之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東而乘莫道任患若偪三師以肆猶勞馬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散坐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閭閻從之楚子是始病

九年魯季孫意如會荀躡于適處左傳注晋地先是魯侯如晉事在王次于乾侯今直隸順平府成安縣有六年平故城春秋晉乾侯乞而歸在王是

復在乾侯晉侯時晉公子卒子立是爲定公將以師納之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馬鞅私告季孫曰子于是意如遂會荀躡于適處從荀躡如竟侯荀躡以晉侯之命言魯侯且請入會侯卒不肯見意如荀躡退讓意如曰君怒未忘子始歸祭謂其歸揚君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吳伐越吳始用師于越晉史墨晉太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左傳注是年歲在星紀歲星之分也歲星

用兵必反是其殃

晉韓不信韓起孫齊高張宋仲幾仲氏宋公子成之後江之孫為左師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太叔鄭國參公孫曹人宮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王使富辛與石夷夷王如晉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于是晉魏舒韓不信來京師合諸侯之大夫狄泉垂豐丘今城已丑士彌年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量厚薄仞澗洫方議遠邇臺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餚糧以令役子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左傳疏既說令下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各出若干之役各策若干之文故曰屬役賦文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也而效諸劉子韓不信聽之以為成命城三曲而墨乃歸諸侯之成是役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晉人仲幾不受功齊高張

魯侯卒于彭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是為定公

長子乾侯叔孫請見子家羈羈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

後季孫顧卓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入可也入可也冠而出者季氏無急入可也冠而出者氏為羣昭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魯侯公墓在開昭公墓別葬光君墓道之外孔子自昭公墓道為溝使與光君墓台明臣無服君之義也

己癸

十有二年盜殺莊伯南公
葬伯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葬氏之羣子弟臧莊伯

庚

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景魯侯齊侯悼公弟衛侯陳子陳惠公卒子悼公鄭伯叔公許男子斯晉伯通晉子都子

晉襄以一喪而
馬而拘兩喪也
陳國盡辭也
羅不讓齊禮乃
荀寅卒以求貸
而解發告楚之
臣故今解歸尚
足云霸舉也

己巳

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景魯侯齊侯悼公弟衛侯陳子陳惠公卒子悼公鄭伯叔公許男子斯晉伯通晉子都子

頓子胡子縣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邑國侯子會于召陵侵楚初蔡侯如楚令尹囊瓦止之自服其令尹欲之與改止之及歸人歸馬以數乃歸宿侯慕人間之因請獻佩器祭侯遂歸馬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盈于臯馳今河南許州臨潁縣有臯亭即鄭臯馳地將長蔡于衛劉子以衛祝鮑伯大祝言與范鞅謀之長衛侯是夏蔡滅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人滅之召陵秋劉子春卒文公晉曰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名勝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崇東有譽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得之今麻城縣隸湖北黃州府楚師敗績吳入郢自楚子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伍員為吳行人伯州犁之蔡侯因之質其子于吳以吳子及唐侯唐城亦有上唐鄉故唐國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有古伐楚楚令尹囊瓦御之陳于柏舉吳孫叔敖傳城宗廟徒以班處宮梁傳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及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楚攻之奔郢郢公闕辛之弟陳毅龍平王之墓而妻其君之妻大夫人也楚子辛曰君討臣誰最讐之必犯是余將殺汝遂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汝中即雲夢澤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

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之不吉辭吳吳人乃退

丙子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吳師在楚越遂入吳

楚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以申故號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吳師敗還楚子入于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

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史記申包胥亡于山中使入謂伍子胥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之人君者申包胥如

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不飲不入口七

日秦伯哀公子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篇杜預曰取其修我矛矛九螢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使楚人先與吳

人戰而自禦春秋集注復楚地在今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楚公子結滅唐吳夫張歸自立與閭閻戰而敗奔楚楚為吳

于郢賞申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于西楚昭弟鄰亦作若漢書地理志南郡若楚昭王自郢

徙此今襄陽府宜城縣有若縣故城

丁酉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許自文叔受封至斯十八傳而為鄭

初許是鄭偏葉許靈公是鄭偏請遷于楚楚遷也事在前後又遷夷陵公子棄疾遷于夷陵父今江南潁州府遷白羽陽以左尹勝言遷許于白羽陽即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

二十年後又遷夷陵公子棄疾遷于夷陵父今江南潁州府遷白羽陽以左尹勝言遷許于白羽陽即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

城在今葉縣西事凡四遷皆餽于楚至是楚為吳敗遂滅之

儋翩室王弟儋

作亂

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是鄭伐

馮左傳注

周邑

滑

見

胥靡縣今河南府偃師

負秦縣

今河南府登封

狐

人後漢書鄭國志頃陰有孤宗郊

閼外伊闢外

是

在洛陽

晉關沒成京師且城會麻王處于姑蒲

周邑

避亂

明年

儋翩據

儀栗

周邑

大

而使

朝于莊宮

又明年

單子伐

城

簡城

劉子

之黨

于窮谷

遂逆

王于慶氏

守姑

猶

晉籍

秦

送

王入于王城

館于公族

黨氏

周邑

大

城

在

洛陽縣西北

大

城

十

有

七

年

齊侯

鄭伯

盟于誠徵會于衛

侯

欲叛晉

諸大夫

不

可

使

北宮

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

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陳氏傳民曰此特相望也特相望自齊桓以

來之有子是再見

諸侯與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

敵志諸侯之散也

己

十

有

八

年

盜

竊寶

五

大

弓

殺

梁

玉者武王之戈弓也

魯陽虎亦曰陽虎季氏家臣欲

去

三桓

以季寤

桓子之弟桓子更季氏代桓

叔孫輒

孟子

代桓子

叔孫叔孫

以興之公世

印鑒

二十有二年晉溫子令山東秦安府永平州及費縣圍城注弗克

孔子言于孟孫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姓之城使仲由

不關魯以三百乘使節所請齊溫惟而勸獲遇如何云云此不適成五遂應增補相如完璧之役而已蓋所

之敗諸姑蔑涸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今澤山東兗州府不狃叛奔齊遂墮費縣公歛陽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孫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禽不如吾將不墮冬晉侯圍成弗克

甲

二十有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有晉以叛荀寅士吉射士子入于晉歌以叛趙鞅歸于晉趙鞅謂邯

郭午

荀子別邑都因以為氏

此再令縣屬直隸廣平府

曰歸我衛首五百家晉舍諸晉陽二十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

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

可鞅怒殺午圍邯鄲亦卽午首實之甥賓士吉射之姻也

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趙

家臣

聞之告鞅曰先備諸鞅不

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躰韓不信魏曼多

諸侯

與荀躰相惡欲逐之

躰言于晉侯曰君命大始禍

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

晉侯

曰三折肱知為良

醫唯岱若為不可我以我在此矣弟聽遂伐晉侯荀躰射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告于荀子

趙氏謂我董安于恐其為政于趙氏也

趙孟惠之安于廟

告于荀子

荀子謂我董安于恐其為政于趙氏也

荀子

告于荀子

荀子謂我董安于恐其為政于趙氏也

歸服子魯三室與魯止此

衛世子蒯賈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

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故呼之

太子蒯賈適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猶空子

盍歸章父獨家承喻

太子羞之歸而朝夫人戲陽遠從太子三顧夫人見其色喘而走曰蒯賈將殺余蒯賈奔宋後加盡逐其黨

公孟溫奔鄭又奔齊

考劉氏載曰蒯賈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所斥已淫則申而走言

太子殺余以誣之魯公惑于南子言必聽從故逐蒯賈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今依其說節附左傳輯

孔子自衛適陳復反于衛

孔子居衛十月將適陳往匡見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史記陽虎常暴匡人既解子止之曰戰予和

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還衛主蘧瑗見南子

史記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明年去適宋宋司馬桓魋即南魋欲殺之史記蘧瑗是孔子在宋故呼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柱遂去適陳主司城貞子是歲魯公卒

子蔣立是孔子居陳三歲史記孔子至陳歲餘有算集于陳庭而死楊夫石智長凡有恩陳公化

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楨夫石智長尺有咫王以矢分大抵殷叔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三歲陳常被寇于是去陳反于衛家語孔子適衛出于蒲公政

吾出子乃出之遠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非義也

衛侯問孔子曰可哉侯卒不果令蒲脩今大名府長垣縣是孔子至陳歲餘有算集于陳庭而死楊夫石智長凡有恩陳公化

也

史記孔子至陳歲餘有算集于陳庭而死楊夫石智長凡有恩陳公化

史記子圉隱此趙之中年在河北非鄭中年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反史記孔子至子圉隱此趙之中年在河北非鄭中年召

宰之死而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余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于陳作師叔孫晉侯大夫趙簡子未得志聘請之復

濟蛟龍不避覆翼踰卯鳳不翔留情余心憇還原息飯

寶鳴特華晉侯大夫趙簡子未得志聘請之復濟蛟龍不避覆翼踰卯鳳不翔留情余心憇還原息飯

子圉隱此趙之中年在河北非鄭中年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反史記孔子至子圉隱此趙之中年在河北非鄭中年召

宰之死而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余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于陳作師叔孫晉侯大夫趙簡子未得志聘請之復

濟蛟龍不避覆翼踰卯鳳不翔留情余心憇還原息飯

寶鳴特華晉侯大夫趙簡子未得志聘請之復濟蛟龍不避覆翼踰卯鳳不翔留情余心憇還原息飯

如外御內撫

如外御內撫

不能安若復立

不能安若復立

于大人之手亦

于大人之手亦

公私制于彼而

公私制于彼而

犯諸君之所爭

犯諸君之所爭

非敢明退讓

非敢明退讓

之節如吳季札

之節如吳季札

蔡遷于州來

是爲高陵山汝水所出至新蔡入淮

成城西北定王後河徙道也時晉軍自西來

成城西北定王後河徙道也時晉軍自西來

使蒯賈說之服

使蒯賈說之服

人衰絰為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人衰絰為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師敗績

師敗績

平達字子臧虎之孫

平達字子臧虎之孫

卽南

卽南

之節如吳季札

之節如吳季札

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子哭而還墓遂遷于州來後二年秦僕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相而立昭侯子是為成侯

己二十有八年殺大夫萇弘劉氏王宣范氏晉大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子故與范氏右吉晉趙鞅以為討子是殺萇弘

始

明年晉圍柏荀寅士吉射奔魯

晉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城

人

又

殺

知孟孫何忌強問之求曰小人慮財而言重力而共者也冉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竟乘孟孺子洩越子之子武伯姓帥右師羽新焉冉求帥左師管仲父仲孫閱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魯城之外南門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戰于郊據弓史記齊師自獲曲名地魯左師不踰溫焚須請三刺而踰之衆從之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弟許古師奔孟之則廢朴不狃死公叔弱人與其僅往歸曾亡皆墮孔子曰能執干戈如冉求用如孟之則論語原夫不狃死公叔弱人即昭公子公為冉求用如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齊將中軍從吳子晉門集眷上軍不軍將上軍曹將下軍將下軍如戰于文陵吳辰如敗高無不齊國書敗晉門集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及公孫夏聞師明原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餲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奉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弟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晉氏爲王反役吳子聞之史記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譖之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橫櫟可材也吳其亡乎史記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今可爲器而疾吾眼臘吳東門之上以纏越冠之入吳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鵠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

逐公革公賓公以
林以幣迎孔子以
際下至秦穆公刪
續次其事刪

冉求賦與齊軍有女季孫肥而以幣送孔子孔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曰君子之子固有過也冉求之子也子曰吾從周曰學之君子固有過也冉求之子也子曰吾從周

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土藉田也其力役五十畝六十還田而畝三十其遠郊二十有三賦里畝也商以入計其勞澤林二十有一五役以夫以夫家而議其老幼胥復于是有鰥寡孤疾此則不役者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穀禾六百四十秉弱斗為束六十束米六斗為束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又何訪馬弗聽

夏魯侯會吳子橐皋今江南廬州府崇縣有柘皋初吳興魯會鄫吳微子橐皋為橐皋縣春秋吳邑子服景伯野吳弗聽遂與之定記橐皋百牢七牢子男五牢女一牢太宰嚭召季孫子孫使端木賜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謂橐皋晏侯不欲使賜對曰盟以從百姓不誘禮也吳子貢人字斟至是會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謂橐皋晏侯不欲使賜對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微子于鄖州左傳注發陽也海陵東南有發陽亭今江南通吳藩衛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束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夏晉侯會吳子索皋今江南廬州府崇縣有柘皋
大牢子男五牢令吳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端
使百牢不識禮也

同上

